



晏子春秋總評

得復軒

楊升菴曰六韜述兵法多奇計申子數名寔韓
子攻事情管子多謀略晏子危言行善順衡施
之後主正中其病其藥要在對病而已吾就晏
子而觀其顯名當世誠不可及而孔明偏疾之
亦不識時務矣

又曰晏子春秋譚端說鋒與策士辯者相似然

不可謂非正也孔子論五諫曰吾從其諷觀其
說苑及異子春秋口載以諷而從不可勝數蘇
洵作諫論欲以管晏之術而行逢干之心是或
一道也故當時諷諫之妙惟晏子得之司馬上
林之旨惟楊子投獵得之並垂不朽

又曰易曰謙亨君子有終晏子顯名天下而意
念常有以自下太史公稱之蓋其謙而有終也

若夫王莽之下白屋則又謙之賊矣

又曰鄭肅不入牛李之黨晏嬰不入崔杼之黨

易曰馬匹亡二子有馬

又曰淮南浮偽而多恢太玄多虛而可效法言
錯雜而無主新書繁文而鮮用獨晏子春秋一
時新聲以功同補衮名曰春秋不虛也

晏平仲考略

晏平仲名嬰萊之夷維人桓子弱之子及事靈公莊公景公初晉大夫欒盈得罪奔楚晉於是會諸侯於商任以錮之莊公三年欒盈自楚來奔晏子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文矣時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晉將來伐不可以不懼明年果有晉師六年崔杼弑莊公

晏子聞難往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崔杼立靈公
嬖子杵臼而相之是爲景公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
太宮晏子仰天歎曰嬰所有惟忠於君利社稷者是
與有如上帝乃歆及慶氏敗公與晏子邺殿其鄙六
十不受景公四年吳季札來聘見晏子相得甚歡九
年公使晏子請繼室於晉晏子受禮叔向從之與論
齊晉季世初公以晏子之宅近市欲更之晏子辭焉
以踊貴屨賤告於君公以是省刑及晏子在晉公更
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卒復其舊十六年欒高

陳鮑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四族召
之無所往公召之而後入及欒高敗陳鮑分其室晏
子謂陳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爲懿德凡
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彊思義爲愈義利之本
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
而請老於菑二十六年公疥遂疴期而不瘳欲誅祝
史晏子勸公修德語備左傳公田於沛還晏子侍於
遙臺進和同之辨釋古而無死之樂二十二年諫襪
季公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

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豆區釜鐘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務於歛陳氏務施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

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晏子節儉力行顯名諸侯食不重肉妾不衣帛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一狐裘三十年世以爲陋而晏子行之自若越石父賢在縲紲之中晏子遭之途解左驂贖之載與歸延爲上客晏子出其御之妻從門窺見其夫擁蓋策馬意

氣甚自得耻之請去其夫乃自抑損晏子恠而問之
御以實對薦以爲大夫晏子卒有子曰圍

晏子列傳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
節儉力行重於齊旣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
朝君語及之卽危言語不及之卽危行國有道卽順
命無道卽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
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
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
免于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
誦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

數語括盡晏
字一

三字句登用

敘事簡盡是
左國法

禿用是知已
三字如出口
中

可入奇女子
稱

脫驂贖上客
僕御為大夫
此太史公所
願執鞭也

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窺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管仲晏子
前一段總說
後一段議論
卻分說亦一
格

豈所謂者邪
是反振語此
所謂者哉是
直指語不得
錯認抑揚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深慕焉。

晏子列傳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晏子十
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叅校讐太史書五篇臣向
書一篇叅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爲八百三十
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
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
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書以天爲芳又爲備先爲牛
章爲長如此類者多謹破略榦皆已定以殺青書可
繕寫晏子石嬰字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
博聞彊記通于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

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用則退耕于野用則必不誑義不可脅以邪白刃雖交胸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君懸而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誑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又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衆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爲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爲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爲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觀謹第錄臣向昧死上

晏子春秋卷一目

諫上

莊公奮勇力

景公願無為禮

病酒

弦章諫

變樂拘虞

燕賞

信用讒佞

嬰子說重駕

命所傳為子

誅祝史

麥丘封人祝

楚巫

大旱

淄上

牛山

遊公阜

飲酒樂古無死

遄臺論和同

寒塗見燿

雨雪三日

熒惑守虛

伐宋

畋署梁不返

野人駭鳥

罪圉人

晏子春秋卷一

內篇

諫上

莊公奮乎勇力、不顧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貴
 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故晏子見公公曰、古者亦有
 徒以勇力立于世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輕死以行
 禮、謂之勇、誅暴不避彊、謂之力、故勇力之立也、以行
 其禮義也、湯武用兵而不為逆、并國而不為貪、仁義
 之理也、誅暴不避彊、替罪不避衆、勇力之行也、古之

問語已顧行
 義
 獻可替否此
 可識替義之
 妙何必逆隣

為勇力者行禮義也。今上無仁義之理，下無替罪誅暴之行，而徒以勇力立于世，則諸侯行之以國，危匹夫行之以家，殘。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轢天下，威戮無罪，崇尚勇力，不顧理義，是以桀紂以滅，殷夏以衰。今公自奮乎勇力，不顧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身立威，彊行本淫，暴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反聖王之德，而循滅君之行，用此存者，嬰未聞有也。

景公飲酒酣，曰：今日願與諸大夫為樂，飲請無為禮。晏子蹴然改容，曰：君之言過矣。羣臣固欲君之無禮也，力多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弑君，而禮不使也。禽獸以力為政，彊者犯弱，故曰易主。今君去禮，則是禽獸也。羣臣以力為政，彊者犯弱，而曰易主，君將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禮也。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禮不可無也。公酒而不聽，少間，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起。交舉，則先飲。公怒，色變，抑手疾視，曰：嚮者夫子之教寡人無禮之不可也，寡人出入

以病作樂無
皆勝有言

仍有正鋒

徑往乃佳

不起交舉則先飲禮也晏子避席再拜稽首而請曰
嬰敢與君言而忘之乎臣以致無禮之實也君若欲
無禮此是已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夫子就席寡人聞
命矣觴三行遂罷酒蓋是後也飭法修禮以治國政
而百姓肅也

通氣合好四

字盡風氣獨

繆之致足銘

酒功可傳飲

德始知適當

者情深及亂

者味淺

景公飲酒醒三日而後發晏子見曰君病酒乎公曰
然晏子曰古之飲酒也足以通氣合好而已矣故男
不羣樂以妨事女不羣樂以妨功男女羣樂者周觴
五獻過之者誅君身服之故外無怨治內無亂行今

一日飲酒而三日寢之為治怨乎外左右亂乎內以
刑罰自防者勸乎為非以賞譽自勸者惰乎為善上
離德行民輕賞罰失所以為國矣願君節之也

節乃近情癢

則受制直言

不如善導漸

乎當耳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君欲飲酒七日
七夜章願君廢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見公曰章
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
臣為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今
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于是公遂廢酒

晏子朝杜局望羊待于朝晏子曰君奚故不朝對曰

此段語皆舊
今尼表東海
齊音猶未變
也

國衰句

二歌紂如季札
觀風歌鄭歌
齊等

君夜發不可以。晏子曰：何故？對曰：梁丘據扃入歌人
虞變齊音。晏子退朝，命宗祝修禮而拘虞。公聞之而
怒曰：何故而拘虞？晏子曰：以新樂淫君。公曰：諸侯之
事，百官之政，寡人願以請子。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
夫子無與焉。夫樂何失，必攻哉？對曰：夫樂亡而禮從，
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衰，臣懼君之逆
政之行，有歌紂作北里，幽厲之聲，願夫淫以鄙而偕
亡。君奚輕變夫故哉？公曰：不幸有社稷之業，不擇言
而出之，請受命矣。

二語立案
欲利之疏之
但問如何愛
之惡之類辭

景公燕賞于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職
計莫之從，公怒，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公
不說。晏子見，公謂晏子曰：寡人聞君國者，愛人則能
利之，惡人則能疏之。今寡人愛人不能利，惡人不能
疏，失君道矣。晏子曰：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
臣從，謂之逆。今君賞讒諛之民，而令吏必從，則是使
君失其道，臣失其守也。先王之立愛以勸善也，其立
惡以禁暴也。昔者三代之興也，利于國者愛之，害于
國者惡之，故明所愛而賢良衆，明所惡而邪僻滅。是

楷答是不語

以天下治平。百姓和集。及其衰也。行安簡易。身安逸樂。順于已者愛之。逆于已者惡之。故明所愛而邪僻繁明所惡而賢良滅離散。百姓危覆社稷。君上不度聖王之典。而下不觀情。君之衰。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司不敢爭。以覆社稷。危宗廟。公曰。寡人不知也。請從士師之策。國內之祿所收者三也。

收局甚掉

推意中之語
生文中之情

景公信用讒佞。賞無功。罰不辜。晏子諫曰。臣聞明君望聖人而信其教。不聞聽讒佞以誅賞。令與左右相悅頌也。曰。比死者勉為樂乎。吾安能為仁而愈黥民。

耳矣。故內寵之妾。迫奪于國。外寵之臣。矯奪于鄙。執法之吏。並荷百姓。民愁苦約病。而姦驅尤佚。隱情奄惡。蔽諂其上。故雖有至聖大賢。豈能勝若讒哉。是以忠臣之常有災傷也。臣聞古者之士。可與得之。不可與失之。可與進之。不可與退之。臣請逃之矣。遂鞭馬而出。公使韓子休追之。曰。孤不仁。不能順教。以至此極。夫子休國焉。而往。寡人將從而後。晏子遂鞭馬而返。其僕曰。嚮之去何速。今之返又何速。晏子曰。非子之所知也。公之言至矣。

去返之速彰
從諫之如流

及其寢病是
受諫之根

翟王子羨，臣于景公，以重駕，公觀之而不說也。嬖人
嬰子欲觀之，公曰：「及。」晏子寢病也，居囿中臺上以觀
之。嬰子說之，因為之請曰：「厚祿之。」公許諾。晏子起病
而見公，公曰：「翟王子羨之駕寡人，甚說之，請使之示
乎。」晏子曰：「駕御之事，臣無職焉。」公曰：「寡人一樂之，是
欲祿之以萬鍾，其足乎？」對曰：「昔衛士東野之駕也，公
說之，嬰子不說，公曰不說，遂不觀。今翟王子羨之駕
也，公不說，嬰子說，公因悅之，為請，公許之，則是婦人
為制也。且不樂治人而樂治馬，不厚祿賢人而厚祿

寫直急口吻
如生

一轉

二轉

三轉

四轉中更作
一波

御夫。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于今，修法治，廣政教，以
霸諸侯。今君一諸侯無能親也，歲凶年饑，道途死者
相望也。君不此憂，耻而惟圖耳目之樂，不修先君之
功，烈而惟飾駕御之伎，則公不顧民而忘國甚矣。且
詩曰：「載駟載駟，君子所誠。」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
此，其為非制也，不滋甚乎？且君苟美樂之，國必眾，為
之田獵則不便，道行致遠則不可。然而用馬數倍，此
非御下之道也。淫于耳目，不當民務，此聖王之所禁
也。君苟美樂之，諸侯必或效我君，無厚德善政，以被

五轉

諸侯而易之以僻。此非所以子民彰名致遠親隣國之道也。且賢良廢滅孤寡不振而聽嬖妾以祿御夫以蓄怨與民爲讐之道也。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今君不思成城之求而惟傾城之務，國之亡日至矣。君其圖之。公曰：善。遂不復觀，乃罷歸翟王子羨而疏嬖人嬰子。

景公有男子五人，所使傅之者皆有車百乘者也。晏子爲一焉。公召其傅曰：勉之，將以而所傅爲子。及晏子，晏子辭曰：君命其臣據其肩以盡其力，臣敢不勉。

危而離不肯
多言

乎。今有之家，此一國之權臣也。人人以君命命之曰：將以而所傅爲子。此離樹別黨傾國之道也。嬰不敢受命，願君圖之。

景公疥且瘡，朞年不已。召會譴梁丘據，晏子而問焉。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數其常多先君。桓公、桓公一則寡人再病不已，滋甚。予欲殺二子者，以說于上帝，其可乎？會譴梁丘據曰：可。晏子不對。公曰：晏子何如？晏子曰：君以祝爲有益乎？公曰：然。若以爲有益，則詛亦有損。

奪喜與懼反
得其理

何其敬
離班
婕妤祗得末
後二語已足
傳

也。君疏輔而遠拂，忠臣擁塞，諫言不出，臣聞之，近臣
嘿遠，臣瘖衆口，鑠金今自聊攝以東，姑尤以西者，此
其人民衆矣，百姓之咎怨誹謗，詛君于上帝者多矣，
一國詛兩人祝，雖善祝者不能勝也。且夫祝直言情，
則謗吾君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上帝神則不可欺，
上帝不神，祝亦無益，願君察之也。不然刑無罪，夏商
所以滅也。公曰：善解予惑，加冠命會，譴毋治齊國之
政，梁丘據毋治賓客之事，兼屬之乎？晏子曰：晏子辭不
得命，受相退把政，改月而君病悛，公曰：昔吾先君桓

善讓入善自
頌

公以管子爲有力，邑狐與穀，以其宗廟之鮮，賜其忠
臣，則是多忠臣者，子今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欸，辭
曰：管子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不忍爲也，其宗
廟之養鮮也，終辭而不受。

景公遊于麥丘，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
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
長于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曰：使君之嗣壽
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
得罪于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于君，則可，安有君得

勝于警我不
若此言之警

罪于民者乎。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也。于是賜封人麥丘以爲邑。

巫咸之興始於太戊盛于

文成五利其間種種不可

勝論

楚巫微導齋款以見景公，侍坐三日。景公說之，楚巫曰：公明神主之帝王之君也。公卽位有七年矣，事未大濟者，明神未至也。請致五帝以明君德。景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請巡國郊以觀帝位。至于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之位在于國南，請齋而後登之。公命百官

供齋具于楚巫之所。齋款視事，晏子聞之而見于公。曰：公令楚巫齋牛山乎？公曰：然。致五帝以明寡人之德，神將降福于寡人，其有所濟乎？晏子曰：君之言過矣。古之王者，德厚足以安世，行廣足以容衆。諸侯戴之以爲君長，百姓歸之以爲父母。是故天地四時和而不失，星辰日月順而不亂。德厚行廣，配天象時。然後爲帝王之君，神明之主。古者不慢行而繁祭，不輕身而恃巫。今政亂而行僻，而求五帝之明德也，棄賢而用巫，而求帝王之在身也。夫民不苟德，福不苟降。

此叔敖擊兩頭蛇意

引證作收妙

君之帝王不亦難乎。惜夫君位之高，所論之卑也。公曰：喬欵以楚巫命寡人，曰：試嘗見而觀焉。寡人見而說之，信其道，行其言。今夫子譏之，請逐楚巫而拘喬欵。晏子曰：楚巫不可出，公曰：何故？對曰：楚巫出，諸侯必或受之。公信之，以過于內，不知出以易諸侯于外。不仁。請東楚巫而拘喬欵。公曰：諾。故曰：送楚巫于東而拘喬欵于國也。

齊大旱逾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歛以

跡譜入情理
石亦點頭泉
應撫掌

用韻應前

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為身，以草木為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鱉為民。天久不雨，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為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于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時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維有德。

盛君減君皆
是新暑世所

景公將觀于淄上，與晏子閒立，公喟然歎曰：嗚呼！使國可長保而傳于子孫，豈不樂哉？晏子對曰：嬰聞明王不徒立百姓，不虛至今，君以政亂國，以行棄民，久矣。而聲欲保之，不亦難乎？嬰聞之，能長保國者，能終善者也。諸侯並立，能終善者為長，列士並學，能終善者為師。昔先君桓公，其方任賢而贊德之時，亡國恃以存，危國仰以安，是以民樂其政，而世高其德，行遠征暴，勞者不疾，驅海內使朝天子，而諸侯不怨，當是時，盛君之行不能進焉，及其卒而衰，怠于德而并于

未用

樂，身溺于婦侍，而謀因豎刁，是以民苦其政，而世非其行，故身死乎胡宮，而不舉，蟲出而不收，當是時也，桀紂之卒不能惡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能終善者，不遂其君。今君臨民若寇讐，見善若避熱，亂政而危賢，必逆于眾，肆欲于民，而誅虐于下，恐及于身，嬰之年老，不能侍于君使矣，行不能革，則持節以沒世耳。

屈騷同情

景公遊于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于旁，公

謂賢勇能守
便屬腐論今
以達言行直
道能使笑啼
俱廢

刷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

景公出遊于公阜北面望睹齊國曰嗚呼使古而無死何如晏子曰昔者上帝以人之沒爲善仁者息焉

不仁者伏焉若使古而無死丁公太公將有齊國桓襄文武將皆相之君將戴笠衣褐執鉅耨以蹲行畝畝之中孰暇患死公忿然作色不說無幾何而梁丘據御六馬而來公曰是誰也晏子曰據也公曰何如曰大暑而疾馳甚者馬死薄者馬傷非據孰敢爲之公曰據與我和者夫晏子曰此所謂同也所謂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甘君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爲和公忿然作色不悅無幾何日暮公西面望睹彗星召伯常騫使禳去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

一歎應前三
六人知哀公
誅孔子不知
此是景公諫

晏子

晉人清言此
為鼻祖

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為民之亂見之。故詔之妖祥，以戒不敬。今君若設文而受諫，謁聖賢人，雖不去彗星，將自亡。今君嗜酒而并于樂，政不飾而寬于小人，近讒好優，惡文而疏聖賢人，何暇在彗。弗又將見矣。公忿然作色不悅。及晏子卒，公出背而立，曰：嗚呼！昔者從夫子而游，公阜夫子一日而三責我，今誰責寡人哉！

景公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景公至自畋，晏子侍於遯臺，梁丘據造焉。公曰：維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

一語展宕文

瀾可觀

多數之廼見
不同

聲味交參喻
中設喻

叙叠情事既
論昭然

謂喜發疑
操諫機

和羹既戒且平、奏醴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
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
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成也、清濁小
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流以相濟、
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
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
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
之不可也、如是、公曰善、

景公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出而見

殪。謂晏子曰、此何為而死、晏子對曰、此餒而死、公曰、
嘻、寡人之無德也甚矣、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為無
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
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管內自
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為其無德、顧臣願有請于君、由
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殪之有、君
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衝有所聚、菽粟幣帛、
腐於困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萬國、則桀
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

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于天下、則湯武可爲也、一殪何恤哉、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堂側、
陛、晏子入見、立有間、公曰、惟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
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
而知人之饑、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
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裘發粟、與饑寒、令
所睹于塗者、無問其鄉、所睹于里者、無問其家、循國
計、數無言其名、士旣事者、兼月疾者、兼歲、孔子聞之、

一語已令景
公肌粟

王風浩蕩見
仁言之利甚

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

景公之時、熒惑守于虛、朞年不去、公異之、召晏子而
問曰、吾聞之、人行善者天賞之、行不善者天殃之、熒
惑天罰也、今畱虛、其孰當之、晏子曰、齊當之、公不說、
曰、天下大國十二、皆曰諸侯、齊獨何以當、晏子曰、虛、
齊野也、且天之下殃、固于富彊、爲善不用、出政不行、
賢人使遠、讒人反昌、百姓疾怨、自爲祈禱、錄錄彊食、
進死何傷、是以列舍無次、變星有芒、熒惑回逆、孽星
在旁、有賢不用、安得不亡、公曰、可去乎、對曰、可致者、

長歲可歌政
欲以音聲相
感非徒叶也

可去不可致者不可去。公曰：寡人爲之若何？對曰：盍去寃聚之獄，使反田矣。散百官之財，施之民矣。振孤寡而敬老，人矣。夫若是者，百惡可去，何獨是孽乎？公曰：善。行之三月，而災惑遷。

景公舉兵將伐宋，師過泰山。公嘗見二丈夫立而怒，其怒甚盛。公恐，覺辟門召占曹者至。公曰：今夕吾嘗二丈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甚盛，吾猶識其狀，識其聲。占曹者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請趨召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曰：諾。明日，晏子

就景公語中
伏案先及占
者更有遠情

如占者之言
公疑以爲泰
山神皆增行
頓挫法

說鬼畫夢不
意傳神

朝見，公告之。如占曹之言也。公曰：占曹者之言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今使人召祝史祠之，晏子俯有間，對曰：占曹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爲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也。湯質皙而長，顏以髯，兌上豐，下倨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下兌上，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若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以平宋。

景公不用終伐宋。晏子曰：伐無罪之國，以怒明神，不易行以續蓄，進師以近過，非嬰所知也。師若果進，軍必有殃，軍進再舍，鼓毀將殪，公乃辭乎。晏子散師，不果伐宋。

景公畋于罾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自國往見公，比至，衣冠不正，不革衣冠，望游而馳。公望見晏子，下而急帶曰：夫子何為遽？國家無有故乎？晏子對曰：不亦急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為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民，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為夫婦

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為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為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為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焉。為國家之有餘不足，聘乎？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子，猶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與君言異，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公于是罷畋而歸。

景公射鳥野，人駭之。公怒，令吏誅之。晏子曰：野人不

知也。臣聞賞無功，謂之亂罪；不知謂之虐。兩者先王之禁也。以飛鳥犯先王之禁，不可。今君不明先王之制，而無仁義之心，是以從欲而輕誅。夫鳥獸固人之養也，野人駭之，不亦宜乎？公曰：善。自合已後，弛鳥獸之禁，無以苛民也。

亦一放生文
野人留中并
無此念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于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臍始？」公矍然曰：「從寡人始。」遂不支解。公曰：「以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爲君

問答警動心
不神傷
皆拖入套可
刪

數之，使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爾罪有三：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最善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于百姓，兵弱于隣國，汝當死罪三也。今以屬獄，公喟然歎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晏子春秋卷二目

諫下

籍重獄多

愛槐

登箐室見斷櫛

殺搏治兵

大臺之役

為長康

築長塗不息

坐地滅葭

出獵見蛇虎

臺成又為鐘

飾履

居服致諸侯

為西曲潢衣五彩

巨冠長衣聽朝

朝居巖

登路寢臺

登寢望國

逢於何合骨

盆成括祔路寢

歛嬰子

對梁丘據忠愛

死狗

二桃殺三子

晏子春秋卷二

諫下

景公藉重而獄多。拘者滿圜。怨者滿朝。晏子諫。公不聽。公謂晏子曰。夫獄國之重官也。願託之。夫子。晏子對曰。君將使嬰勅其功乎。則嬰有一妄。能書足以治之矣。君將使嬰勅其意乎。夫民無欲。殘其家室之生。以奉暴上之僻者。則君使吏比而焚之而已矣。景公不悅曰。勅其功。則使一妄。勅其意。則比焚。如是。夫子無所為能治國乎。晏子曰。嬰聞與君異。今夫胡貉戎

語長意急政難於長

詰亦勁

與廐馬投芻
意同

狄之蓄狗也。多者十有餘。寡者五六。然不相害傷。今
束雞豚。妄投之。其折骨決皮。可立得也。且夫上正其
治。下審其論。則貴賤不相踰越。今君舉千鍾爵祿。而
妄投之于左右。左右爭之。甚于胡狗。而公不知也。寸
之管無當。天下不能足之以粟。今齊國丈夫畊。女子
織。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而君側皆彫文刻鏤之觀。
此無當之管也。而君終不知。五尺童子。操寸之烟。天
下不能足以薪。今君之左右。皆操烟之徒。而君終不
知。鍾鼓成肆。干戚成舞。雖禹不能禁民之觀。且夫飾

又轉一喻醒
妙絕倫

民之欲。而嚴其聽。禁其心。聖人所難也。而况奪其財
而饑之。勞其力而疲之。常致其苦。而嚴聽其獄。痛誅
其罪。非嬰所知也。

譽甚

晏公有所愛槐。令吏謹守之。植木縣之。下令曰。犯槐
者刑。傷之者死。有不聞令。醉而犯之者。公聞之曰。是
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其子往辭。晏子之家。
託曰。負廓之民賤妾。請有道于相國。不勝其欲。願得
克數乎。下陳。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淫于色乎。何爲老
而見犇。雖然。是必有故。令內之。女子入門。晏子望見。

三語通審重
輕立明君之
令解犯槐之
條

之曰。恠哉。有深憂。進而問焉。曰。所憂何也。對曰。君樹槐縣令。犯之者刑。傷之者死。妾父不仁。不聞令。醉而犯之。吏將加罪焉。妾聞之。明君蒞國立政。不損祿。不益刑。又不以私恚害公法。不爲禽獸傷人民。不爲草木傷禽獸。不爲野草傷禾苗。吾君欲以樹木之故。殺妾父。孤妾身。此令行于民。而法于國矣。雖然。妾聞之。勇士不以衆彊凌孤獨。明惠之君。不拂是以行其所欲。此譬之。猶自治魚鱉者也。去其腥臊者而已。昧墨與人比居。庾肆而教人危坐。今君出令于民。苟可法

于國而善。益于後世。則父死亦當矣。妾爲之收亦宜矣。甚乎。今之令不然。以木樹之故。罪法妾父。妾恐其傷察吏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皆謂吾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願相國察妾言。以裁犯禁者。晏子曰。甚矣。吾將爲子言之于君。使人送之歸。明日早朝。而復于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以供嗜欲。謂之暴。崇玩好。威嚴擬乎君。謂之逆。刑殺不辜。謂之賊。此三者。守國之大殃。今君窮民財力。以羨餼食之具。繁鍾

暴逆賊君罪
甚多何暇罪

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崇玩好。縣愛麗之

殺不稱下似
有失字然失
亦得

令載過者馳步過者趨威嚴擬乎君逆之明者也犯
槐者刑傷槐者死殺不稱賊民之深者君享國德刑
未見于衆而三辟著于國嬰恐其不可以蒞國子民
也公曰微大夫教寡人幾有大罪以累社稷今子大
夫教之社稷之福寡人受命矣晏子出公令趣罷守
槐之役拔置縣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

景公登箚室而望見人有斷雍門之櫺者公令吏拘
之顧謂晏子趣誅之晏子默然不對公曰雍門之櫺
寡人所甚愛也此見斷之故使夫子誅之默然而不

秘言君出且
應避入別可

私瞰中因見
及聞又推言
之且言死何
應赦况所見
非罪未言不
身傳誅又是
一意短章層
折而無痕淡
而可法

應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人君出則辟道十里
非畏也冕前有旒惡多所見也續紘琬耳惡多所聞
也大帶重半鈞舄履倍重不欲輕也刑死之罪日中
之朝君過之則赦之嬰未嘗聞為人君而自坐其民
者也公曰赦之無使夫子復言

諾則怒平問
則念轉此言
前之諫也

景公令兵搏治當臘冰月之間而寒民多凍餒而功
不成公怒曰爲我殺兵二人晏子曰諾少爲閒晏子
曰昔者先君莊公之伐于晉也其役殺兵四人今令
而殺兵二人是殺師之半也公曰諾是寡人之過也

重形輕少作
多動人

令止之

晏子使于魯。比其返也。景公使國人起大臺之役。歲寒不已。凍餒之者。鄉有焉。國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復事公。廼坐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臣請歌之。歌曰。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終。喟然歎而流涕。公就止之曰。夫子曷爲至此。殆爲大臺之役夫。寡人將速罷之。晏子再拜出。而不言。遂如大臺。執朴鞭其不務者。曰。吾細人也。皆有蓋廬。以避燥濕。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爲國人皆曰晏子

吳田舍翁收
十斛麥語何
如

助天爲虐。晏子歸未至。而君出令趣罷役。車馳而人趨。仲尼聞之。喟然歎曰。古之善爲人臣者。聲名歸之。君禍災歸之。身入則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則高譽其君之德義。是以雖事情君。能使垂衣裳。朝諸侯。不敢伐其功。當此道者。其晏子是耶。

景公爲長床。將欲美之。有風雨。作公與晏子入坐飲酒。致堂上之樂。酒酣。晏子作歌曰。穗乎。不得穫。秋風至今。殫零落。風雨之弗殺也。太上之靡弊也。歌終。顧而流涕。張躬而舞。公就晏子而止之曰。今日夫子爲

情景相會其
音凄清

賜而誠于寡人。是寡人之罪。遂廢酒罷役。不果成長康。

景公築路寢之臺。三年未息。又爲長康之役。二年未息。又爲鄒之長塗。晏子諫曰。百姓之力勤矣。公不息乎。公曰。塗將成矣。請成而息之。對曰。明君不屈民財者。不得其利。不窮民力者。不得其樂。昔者楚靈王作傾宮。三年未息也。又爲章華之臺。五年又不息也。乾溪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息也。靈王死于乾溪。而民不與君歸。今君不遵明君之義。而循靈王之跡。

夾着處古今多有同局不獨此也

危言

嬰懼君有暴民之行。而不睹長康之樂也。不若息之。公曰。善。非夫子者。寡人不知得罪于百姓深也。于是令勿委壞。餘財勿收。斬板而去之。

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左右滅葭而席。公不說曰。寡人不席而坐地。二三子莫席。而子獨奉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吾聞介冑坐陣不席。獄訟不席。尸坐堂上不席。三者皆憂也。故不敢以憂侍坐。公曰。諾。令人下席。曰。大夫皆席。寡人亦席矣。

坐云則坐不與同憂及席曰席亦以相

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

任用非人爪
牙螫毒甚於
蛇虎見蛇虎
猶麟鳳矣泰
山女永州孫
其言富書三
不祥之後

反樂民之樂
詭甚妄動可
謂善於君

足容重式金
式玉錯爾履
改爾步金玉
其相亦甚苦
嗟此服失生
之情是為桎
梏

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
祥也晏子對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
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
謂不祥乃若此者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
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祥也
景公為臺臺成又欲為鐘晏子諫曰君國者不樂民
之哀君不勝欲既築臺矣今復為鐘是重斂于民民
必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為樂不祥非所以君國者
公乃止

景公為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絢其長
尺冰月服之以聽朝晏子朝公迎之履重僅能舉足
問曰天寒乎晏子曰君奚問天之寒也古聖人製衣
服也冬輕而暖夏輕而清今君之履冰月服之是重
寒也履重不飾是過任也失生之情矣故魯工不知
寒溫之節輕重之量以害正生其罪一也作服不常
以笑諸侯其罪二也用財無功以怨百姓其罪三也
請拘而使吏度之公苦請釋之晏子曰不可嬰聞之
苦身為善者其賞厚苦身為非者其罪重公不對晏

子出令吏拘魯工令人送之境吏不得入公撤履不復服也

本節儉之性

爲法軌之言

是謂彰身非

徒援古故使

聽者不厭

起單言服下

俱服室並通

此又一篇法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服聖王之服居聖王之室如此則諸侯其至乎晏子對曰法其節儉則可法其服居其室無益也三王不同服而王非以服致諸侯也誠于愛民果於行善天下懷其德而歸其義若其衣服節儉而衆悅也夫冠足以脩敬不務其飾衣足以掩形禦寒不務其美衣不務于隅眦之削冠無觚羸之理身服不雜綵首服不鏤刻且古者嘗有紕衣孿領

而王天下者其義好生而惡殺節上而羨下天下不朝其服而共歸其義古者嘗有處櫓巢窟穴而不惡予而不取天下不朝其室而歸共其仁及三代作服爲益敬也首服足以脩敬而不重也身服足以行潔而不害于動作服之輕重便于身用財之費順于民其不爲櫓巢者以避風也其不爲穴者以避濕也是故明堂之制下之潤濕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民之節也及其衰也衣服之侈過足以敬宮室之美過避潤濕用力甚多用財

一作正語一
作反語文便

不排又前應

節儉後應為

譬首尾互脚

法脉甚細

甚費與民為讐。今君欲法聖王之服，不法其制，法其
節儉也，則雖未成治，庶其有益也。今君窮臺榭之高，
極汗池之深，而不止務于刻鏤之巧，文章之觀，而不
厭，則亦與民而讐矣。若臣之慮，恐國之危，而公不平
也，公乃願致諸侯，不亦難乎？公之言過矣。

不言雕鏤而
雕鏤見

傲然綴下句
法佳

景公為西曲潢，其深減軌，高三仞，橫木龍蛇，立木鳥
獸，公衣黼黻之衣，素繡之裳，一衣而五彩具焉，帶球
玉而冠，且被髮亂首，南面而立，傲然。晏子見公，曰：昔
仲父之霸，何如？晏子抑首而不對。公又曰：昔管仲父

承接作過與
上章法又異

觀前幅儼如
畫方相圖原
堪笑

之霸，何如？晏子對曰：臣聞之，維翟人與龍蛇，比今君
橫木龍蛇，立木鳥獸，亦室一就矣。何暇在霸哉？且公
伐宮室之美，矜衣服之麗，一衣而五彩具焉，帶球玉
而亂首被髮，亦室一容矣。萬乘之君，而一心于邪，君
之魂魄亡矣。以誰與圖霸哉？公下堂，就晏子曰：梁丘
據，喬欵，以室之成，告寡人，是以竊襲此服，與據為笑。
又使夫子及寡人，請改室易服，而敬聽命，其可乎？晏
子曰：夫二三子營君以邪，公安得知道哉？且伐木不
自其根，則孽又生也。公何不去二子者，毋使耳目淫

焉

佻輕也可也
駟係駿馬亦
為牙儉辨衣
冠入微導眾
奉生更明其
大
諫法輕省

能尊承覆見
筆花之巧

景公為巨冠長衣以聽朝疾視矜立日晏不罷晏子
進曰聖人之服中佻而不駟可以導眾其動作佻順
而不逆可以奉生是以下皆法其服而民爭學其容
今君之服駟華不可以導眾民疾視矜立不可以奉
生日晏矣君不若脫服就燕公曰寡人受命退朝遂
去衣冠不復服

晏子朝復于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嚴居朝則曷害
于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

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瘖上無聞則吾謂之聾
聾瘖非害國家而如何也且合升斗之微以滿倉廩
合疏縷之緋以成帷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
後高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
拒而不受者哉

公登臺即不
駕自可左右
掖何至不能
終陞短趾艱
步公殆以身
嘲晏子耶
王丞相營建
康故為委曲

景公登路寢之臺不能終而息乎陞忿然而作色不
悅曰孰為高臺病人之甚也晏子曰君欲節于身而
勿高使人高之而勿罪也今高從之以罪卑亦從以
罪敢問使人如此可乎古者之為宮室也足以便生

紆餘使人志
促則臺陸亦
有使人忘高
之法見罪亦
不為錯

不以為奢侈也。故節于身。諫于民。及夏之衰也。其王
桀。背棄德行。為璿室。玉門。殷之衰也。其王
紂。作為傾
宮。靈臺。卑狹者有罪。高大者有賞。是以身及焉。今君
高亦有罪。卑亦有罪。甚于夏殷之王。民力殫乏矣。而
不免于罪。嬰恐國之流失。而公不得享也。公曰。善。寡
人自知誠費財勞民。以為無功。又從而怨之。是寡人
之罪也。非夫子之教。豈得社稷哉。遂下再拜。不果登
臺。

景公與晏子登寢而望國。公愀然而歎曰。使後嗣世

世有此。豈不可哉。晏子曰。臣聞明君必務正其治。以
事利民。然後子孫享之。詩曰。武王豈不事。貽厥孫謀。
以燕翼子。今君處佚怠。逆政害民。有日矣。而猶出若
言。不亦甚乎。公曰。然則後世孰將把齊國。對曰。服牛
死。夫婦笑。非骨肉之親也。為其利之大也。欲知把齊
國者。則其利之者耶。公曰。然何以易。對曰。移之以善。
政。今公之牛馬。老于欄牢。不勝服也。車蠹于巨戶。不
勝乘也。衣裘襦袴。朽弊于藏。不勝衣也。醢醢腐。不勝
沽也。酒醴酸。不勝飲也。府粟鬱而不勝食。又厚藉歛

語甚危雋

于百姓而不以分餒民。夫藏財而不用，凶也。財苟失，守下其報，環至其次，昧財之失守，委而不以分人者，百姓必進自分也。故君人者，與其請于人，不如請于已也。

景公成路寢之臺，逢于何，遭喪，遇晏子於途，再拜乎馬前。晏子下車，搢之曰：子何以命嬰也？對曰：于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牖下願請命合骨。晏子曰：嘻，難哉！雖然，嬰將爲子復之，適爲不得，子將若何？對曰：夫君子則有以如我者，儕小人吾將左手擁格，右手相

力言節儉以
救國奢

心立，餓枯槁而死，以告四方之士曰：于何不能葬其母者也。晏子曰：諾，遂入見公曰：有逢于何者，母死，兆在路寢，當如之何？願請合骨。公作色不悅曰：古之及今，子亦嘗聞請葬人主之宮者乎？晏子對曰：古之人君，其室宮節，不侵生民之居，臺榭儉，不殘死人之墓，故未嘗聞諸請葬人主之宮者也。今君侈爲宮室，奪人之居，廣爲臺榭，殘人之墓，是生者愁憂，不得安處，死者離易，不得合骨，豐樂侈遊，兼傲生死，非人君之行也。遂欲滿求，不顧細民，非存之道。且嬰聞之，生者

如語重見音
響迴環可權
陽關三疊

不得安命之曰蓄憂。死者不得葬命之曰蓄哀。蓄憂者怨蓄哀者危。君不如詳之。公曰諾。晏子出。梁丘據曰。自昔及今未嘗聞求葬公宮者也。若何許之。公曰。削人之居。殘人之墓。凌人之喪。而禁其葬。是于生者無施。于死者無禮。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吾敢不許乎。逢于何遂。葬其母。路寢之牖下。解衰去經。布衣。滕履。玄冠。此武踊而不哭。躡而不拜。已乃涕洟而去。景公宿于路寢之宮。夜分聞西方有男子哭者。公悲之。明日朝問于晏子曰。寡人夜者聞西方有男子哭

晏知重孔門
何至譏鞠語
習出梁丘據
下即故知外
篇沮封裝試
之說皆屬後
人風波

鴛鴦同鴛列
子偶偶而步
東方朔傳行
步偶旅即痴
傻也

者聲甚哀。氣甚悲。是奚為者也。寡人哀之。晏子對曰。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适也。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又嘗為孔子門人。今其母不幸而死。祔柩未葬。家貧身老。子孺。恐力不能合祔。是以悲也。公曰。子為寡人弔之。因問其偏祔何所在。晏子奉命往弔。而問偏之所在。盆成适再拜稽首。而不起。曰。偏祔寄于路寢。得為地下之臣。擁札。搽筆。給事宮殿中。右陛之下。願以某日送。未得君之意也。窮困無以圖之。布唇枯舌。焦心熱中。今君不辱而臨之。願君圖之。晏子曰。然。此

人之甚重者也。而恐君不許也。盆成适蹙然曰：凡在君耳。且臣聞之：越王好勇，其民輕死；楚靈王好細腰，其朝多餓死人；子胥忠其君，故天下皆願得以爲子。今爲人子臣，而離散其親戚，孝乎哉！足以爲臣乎？若此而得祔，是生臣而安死母也。若此而不得，則臣請輓尸居而寄之于國門外，宇溜之下，身不敢飲食，擁轅執輅，水乾鳥棲，袒肉暴骸，以望君愍之。賤臣雖愚，竊意明君哀而不忍也。晏子入復乎公，公忿然作色而怒曰：子何必患若言而教寡人乎？晏子對曰：嬰聞

之患不避危愛，無惡言且嬰固以難之矣。今君管處爲游觀，旣奪人有，又禁其葬，非仁也。肆心傲聽，不恤民憂，非義也。若何勿聽！因道盆成适之辭，公喟然歎息曰：悲乎哉！子勿復言。迺使男子袒免，女子髮笄者以百數，爲開凶門以迎盆成适。适脫衰經冠，條纓墨緣以見乎公。公曰：吾聞之，五子不滿隅，一子可滿朝。非迺子耶？盆成适于是臨事不敢哭，奉事以禮畢出門，然後舉聲焉。

景公之嬖妾嬰子死，公守之，三日不食，膚著于席，不

諺似詩

妙術是醫
國手

去左右以復而君無聽焉。晏子入復曰：有術，客與醫俱言曰：聞嬰子病死，願請治之。公喜遽起曰：病猶可爲乎？晏子曰：客之道也，以爲良醫也，請嘗試之。君請屏潔沐浴，飲食間病者之宮，彼亦將有鬼神之事焉。公曰諾，屏而沐浴。晏子令棺人入，殮已殮而復曰：醫不能治病已殮矣，不敢不以聞。公作色不悅曰：夫子以醫命寡人而不使視，將殮而不以聞，吾之爲君名而已矣。晏子曰：君獨不知死者之不可以生耶？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不道順

微近舉遠引
道開情曲盡
愛君之意

而行僻，從邪者適，導害者遠，讒諛萌通，而賢良廢滅。是以諂諛繁于間，邪行交于國也。昔吾先君桓公用管仲而霸，嬖乎豎刁而滅，今君薄于賢人之禮，而厚嬖妾之哀，且古聖王畜私不傷行，殮死不失愛，送死不失哀，行傷則溺已，愛失則傷生，哀失則害性，是故聖王節之也。卽畢殮，不畱生事，棺槨衣衾，不以害生，養哭泣處哀，不以害生道。今朽尸以畱生，廣愛以傷行，修哀以害性，君之失矣。故諸侯之賓客，慙入吾國，本朝之臣，慙守其職，崇君之行，不可以導民，從君之

說到僂尸陳
皆慘自生

欲不可以持國。且嬰聞之，朽而不殮，謂之僂尸。臭而
不收，謂之陳。齒反明王之性，行百姓之誹，而內嬖妾
于僂，齒此之為不可。公曰：寡人不識，請因夫子而為
之。晏子復曰：國之士大夫諸侯，四鄰賓客皆在外，君
其哭而節之。仲尼聞之曰：星之昭昭，不若月之皚皚；
小事之成，不若大事之廢。君子之非賢于小人之是
也，其晏子之謂歟。

梁丘據死，景公召晏子而告之曰：據忠且愛我，我欲
豐厚其葬，高大其壟。晏子曰：敢問據之忠與愛于君

如此如彼只
一陳列據將
安居公心自
曉

者，可得聞乎？公曰：吾有喜于玩好，有司未能我具也，
則據以其所有共我，是以知其忠也。每于風雨暮夜，
求必存，吾是以知其愛也。晏子曰：嬰對則為罪，不對
則無以事君，敢不對乎？嬰聞之，臣專其君，謂之不忠；
子專其父，謂之不孝；妻專其夫，謂之嫉；事君之道，導
親于父，兄有禮于羣臣，有惠于百姓，有信于諸侯，謂
之忠；為子之道，以鍾愛其兄弟，施行于諸父，慈惠于
眾子，誠信于朋友，謂之孝；為妻之道，使其眾妾皆得
歡忻于其夫，謂之不嫉。今四封之民皆君之臣也，而

有言不盡似
已對仍似不

敢對然語是
跌腿對已竟

亦趣

連叱死狗輕
重較然不惟
敗情亦堪助
笑

維據盡力以愛君

景公走狗死公令外共之棺內給之祭晏子聞之諫
公曰亦細物也特以與左右為笑耳晏子曰君過矣
夫厚藉斂不以反民棄貨財而笑左右傲細民之憂
而崇左右之笑則國亦無望已且夫孤老凍餒而死
狗有祭鰥寡不恤而死狗有棺行辟若此百姓聞之
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聚于百姓而權輕
于諸侯而乃以為細物君其圖之公曰善趣庖治狗
以會朝屬

事屬舊辭劇
文卻有擬演

公孫接田開疆古治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
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蓄
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內可以
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
其祿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
率之倫內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
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
子曰此皆力攻掠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
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

而起而死相
應處待血氣
閃倏之狀

說不能遊愈
自誇異
寫得音狀鼓
動恍見百年

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衆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稍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伏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于河。鼉啣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行百步。順流九里。得鼉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鼉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鼉之首。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

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治獨生之。不仁。耻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治專桃。而宜亦反其桃。挈領而死。使者復曰。已死矣。公媵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

勇力而知會
與仁義宜以
士禮葬也

晏子春秋卷二

晏子春秋卷三目

問上

莊公問威服

伐晉

景公伐魯

賞釐

聖王之行

官未具

繼桓公成霸業

莒魯孰先亡

患社鼠

治國常患

干福

古盛君之行

謀事

蒞國治民

君臣難易

天下所以存亡

君子常行

賢君治國

明王教民

忠臣事君

忠臣之行

佞人

聖人得意不得意

古者不危弱

任人

散民失國

和臣親下

取人得賢

報君

臨國蒞民

為政三患

晏子春秋卷三

問上

言天則諉言人則修問疑對決時耶行也四字語音迫緊

莊公問晏子曰威當世而服天下時耶晏子對曰行也公曰何行對曰能愛邦內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國之邪逆聽貨賢者能威諸侯安仁義而樂利世者能服天下不能愛邦內之民者不能服境外之不善輕士民之死力者不能禁暴國之邪逆復諫傲賢者之言不能威諸侯倍仁義而貪名實者不能威當世而服天下者此其道也

以嬰之行結
正傷莊之時

已而公不用晏子，退而窮處。公任勇力之士，而輕臣僕之死，用兵無休，國罷民害，期年百姓大亂，而身及崔氏禍。君子曰：盡忠不豫，交不用不懷，祿其晏子可謂廉矣。

莊公將伐晉，問于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君得合而欲多，養欲而意驕，得合而欲多者危，養欲而意驕者困。今君任勇力之士以伐明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公作色不說，晏子辭不為臣，退而窮處，堂下生蓼藿，門外生荆棘。莊公終任勇力之士。

似輓詩

西伐晉，取朝歌，及太行，孟門，茲於兌期，而民散身滅于崔氏。崔氏之期，逐羣公及慶氏亡。

景公舉兵欲伐魯，問于晏子。晏子對曰：不可。魯公好義而民戴之，好義者安，見戴者和，伯禽之治存焉。故不可攻。攻義者不祥，危安者必困，且嬰聞之，伐人者德足以安其國，政足以和其民，國安民和，然後可以舉兵而征暴。今君好酒而僻德，無以安國，厚藉歛，意使令，無以和民，德無以安之，則危。政無以和之，則亂。未免乎危亂之理，而欲伐安和之國，不可。不若修政。

安和是正論
此不勉之至
王便成雜霸

而待其君之亂也。其君離上怨其下，然後伐之，則義厚而利多，義厚則敵寡，利多則民歡。公曰善，遂不果伐魯。

善賞善誘其
功愈多斯為
善伐

景公伐萊，勝之，問晏子曰：「吾欲賞于萊，何如？」對曰：「臣聞之，以謀勝國者，益臣之祿；以民力勝國者，益民之利。故上有羨獲，下有加利。君上享其名，臣下利其實。故用智者不偷業，用力者不傷苦。此古之善伐者也。公曰善，于是破萊之臣，東邑之卒，皆有加利，是上獨擅名利，下流也。」

足一語殊有
逸情

正反言之是
熟法此即接
景公語禿入
而後以衰世
君人遙應之
固其異處

景公外傲諸侯，內輕百姓，好勇力，崇樂以從嗜欲，諸侯不說，百姓不親。公患之，問于晏子曰：「古之聖王，其行若何？」晏子對曰：「其行公正而無邪，故讒人不得入，不阿黨，不私色，故羣徒之卒不得容，薄身厚民，故聚斂之人不得行，不侵大國之地，不耗小國之民，故諸侯皆欲其尊，不劫人以甲兵，不威人以衆彊，故天下皆欲其疆，德行教訓，加于諸侯，慈愛利澤，加于百姓，故海內歸之若流水。今衰世君人者，辟邪阿黨，故讒諂羣徒之卒繁，厚身養薄，視民故聚斂之人行，侵大

此尾聲乃墨家援附匪嬰思所存

國之地耗小國之民故諸侯不欲其尊劫人以兵甲威人以衆彊故天下不欲其彊灾害加于諸侯勞苦施于百姓故讐敵進伐天下不救貴戚離散百姓不與公曰然則何若對曰請卑辭重幣以說于諸侯輕罪省功以謝于百姓其可乎公曰諾于是卑辭重幣而諸侯附輕罪省功而百姓親故小國入朝燕魯共貢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道在為人而失為已為人者重自為者輕景公自為而小國不為與在為人而諸侯為役則道在為人而行在反已矣故晏子知道

此兩大扇文字引証處有親疎賓主

矣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齊國之政以干霸王之諸侯晏子作色對曰官未具也臣數以聞而君不肯聽也故臣聞仲尼居處惰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騫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兵車千乘不善政之所失于下實墜下民者衆矣未有能士敢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具也公曰寡人今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對曰嬰聞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善公作

加一暱字更
有意

色不說曰齊國雖小則可謂官不具對曰此非臣之
所復也昔吾先君桓公身體惰懈辭令不給則隰朋
暱侍右左多過獄讞不中則弦甯暱侍田野不修民
氓不安則甯戚暱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甫暱
侍居處佚怠左右懾畏繁乎樂省乎治則東郭牙暱
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管子暱侍先君能以人之
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
兵加于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
胙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不具

公曰善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夷吾保乂齊
國能遂武功而立文德糾合兄弟撫存翌州吳越受
令荆楚惛憂莫不賓服勤于周室天子加德先君昭
功管子之力也今寡人亦欲存齊國之政于夫子夫
子以佐佑寡人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晏子
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能任用賢國有什伍治徧細民
貴不凌賤富不欺貧功不遺罷佞不吐愚舉事不私
聽獄不阿內妾無羨食外臣無羨祿鰥寡無飢色不

任用賢是第
一義

嬰固自在

以飲食之辟、害民之財、不以宮室之侈、勞人之力、節取于民而普施之、府無藏、倉無粟、上無驕行、下無諂德、是以管子能以齊國免于難、而以吾先君參乎天子、今君欲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則無以多辟傷百姓、無以嗜欲玩好怨諸侯、臣孰敢不承善盡力、以順君意、今君疏遠賢人、而任讒諛、使民若不勝籍、歛若不得、厚取于民、而薄其施、多求于諸侯、而輕其禮、府藏朽蠹、而禮悖于諸侯、菽粟藏深、而怨積于百姓、君臣交惡、而政刑無常、臣恐國之危失、而公不

篇句古異類
出於異篇

得享也、又惡能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乎、景公問晏子、莒與魯孰先亡、對曰、以臣之觀也、莒之細人、變而不化、貪而好假、高勇而賤仁、士武以疾忿、急以速竭、是以上不能養其下、下不能事其上、上下不能相收、則政之大體失矣、故以臣之觀也、莒其先亡、公曰、魯何如、對曰、魯之君臣、猶好爲義、下之妥妥也、奄然寡聞、是以上能養其下、下能事其上、上下相收、政之大體存矣、故魯猶可長守、然其亦有一焉、彼鄒、滕、雒、犇、而出、其地猶稱公侯、大之事小、弱之事疆

久矣。彼周者殷之樹國也。魯近齊而親殷，以變小國。而不服于隣，以遠望魯滅國之道也。齊其有魯與莒乎？公曰：魯與莒之事，寡人既得聞之矣。寡人之德亦薄，然後世孰踐有齊國者？對曰：田無宇之後為幾，公曰：何故也？對曰：公量小，私量大，以施于民，其與士交也。用財無筐筭之藏，國人負携其子而歸之，若水之流下也。夫先與人利而後辭其難，不亦寡乎？若苟勿辭也，從而撫之，不亦幾乎？

景公問于晏子曰：治國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公

鼠事熟狗喻

新

據腹鼠而蟬

矣

首止言患社

鼠此忽及酒

狗以左右亦

可用事鼠且

為虎不獨狗

也故文偶而

意串

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焉。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于君上；外則賣權重于百姓，不誅之則為亂，誅之則為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為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狗之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術之士欲千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

而齧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

平對字作活用

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之患亦有常乎對曰佞人讒夫之在君側者好惡良臣而行與小人此國之常患也公曰讒佞之人則誠不善矣雖然則奚魯為國常患乎晏子曰君以為耳目而好繆事則是君之耳目繆也夫上亂君之耳目下使羣臣皆失其職豈不誠足患哉公曰如是乎寡人將去之晏子曰公不能去也公忿然作色不說曰夫子何小寡人甚也對曰臣何

醒使人耳
「聰明

括出伎倆揭
出肺肝擣盡
窟宅矣

變利而假為
義政見才能
之巧寫得深
透
八字是治讒
後要訣

敢稿也夫能自周于君者才能皆非常也夫藏大不誠于中者必謹小誠于外以成其大不誠入則求君之嗜欲能順之公怨良臣則具其往失而益之出則行威以取富夫何密近不為大利變而務與君至義者也此難得其知也公曰然則先聖奈何對曰先聖之治也審見賓客聽治不畱羣臣皆得畢其誠讒諛安得容其私公曰然則夫子勸寡人止之寡人亦事勿用對曰讒夫佞人之在君側者若社之有鼠也諺言有之曰社鼠不可薰去讒佞之人隱君之威以自

守也是難去焉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意氣衰身病甚今吾欲具圭璋
犧牲令祝宗薦之乎上帝宗廟意者禮可以干福乎
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先君之干福也政必合乎民
行必順乎神節宮室不敢大斬伐以無偪山林節飲
食無多畋漁以無偪川澤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
所求也是以神民俱順而山川納祿今君政反乎民
而行悖乎神大宮室多斬伐以偪山林羨飲食多畋
漁以偪川澤是以民神俱怨而山川收祿司過薦罪

不干且納偪
而反收孰順
孰逆孰為權
乎

而祝宗祈福意者逆乎公曰寡人非夫子無所聞此
請革心易行于是廢公阜之遊止海食之獻斬伐者
以時畋漁者有數居處飲食節之勿羨祝宗用事辭
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故隣國忌之百姓親之晏子沒
而後衰

不病矣意氣
旺矣福不干
而集矣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盛君其行如何晏子對曰薄于
身而厚于民約于身而廣于世其處上也足以明政
行教不以威天下其取財也權有無均貧富不以養
嗜欲誅不避貴賞不遺賤不淫于樂不遁于哀盡智

此不圖乃公
聞嬰語志似
不變後不圖
嬰後責公道
與問道聞道
句相呼應

導民而不伐焉。勞力歲事而不責焉。為政尚相利。故
下不以相害。行教尚相愛。故民不以相惡。為名刑罰
中于法。廢罪順于民。是以賢者處上而不華。不肖者
處下而不怨。四海之內。社稷之中。粒食之民。一意同
欲。若夫私家之政。生有遺教。此盛君之行也。公不圖。
晏子曰。臣聞問道者更正。聞道者更容。今君稅歛重。
故民心離。市買悖。故商旅絕。玩好克。故家貨殫。積邪
在于上。蓄怨藏于民。嗜欲備于側。毀非滿于國。而公
不圖。公曰善。于是令玩好不御。公市不豫。宮室不飾。

業土不成。止役輕稅。上下行之。而百姓相親。

景公問晏子曰。謀必得。事必成。有術乎。晏子對曰。有。

公曰。其術如何。晏子曰。謀度于義者。必得。事因于民。

者。必成。公曰。奚謂也。對曰。其謀也。左右無所繫。上下

無所靡。其聲不悖。其實不逆。謀于上。不違天。謀于下。

不違民。以此謀者。必得矣。事大則利厚。事小則利薄。

稱事之小大。權利之輕重。國有義。勞民有如利。以此

舉事者。必成矣。夫逃人而謀。雖成。不安。傲民舉事。雖

成。不榮。故臣聞義。謀之法。以民事之本也。故及義而

通篇以謀事
為經民義為
緯其言錯合
交羅而緒實
可尋

謀信民而動未聞不存者也。昔三代之興也，謀必度其義，事必因于民。及其衰也，建謀不及義，興事傷民。故度義因民，謀事之術也。公曰：寡人不敏，聞善不行，其危如何？對曰：上君全善，其次出入焉；其次結邪而羞，問全善之君能制出入之君，時問雖日危，尚可以沒身；羞問之君不能保其身，今君雖危，尚可沒其身也。

景公問晏子曰：蒞國治民，善爲國家者何如？晏子對曰：舉賢以臨國，官能以敕民，則其道也。舉賢官能，則

隱而賢斯真
隱也

民與若矣。公曰：雖有賢能，吾庸知乎？晏子對曰：賢而隱，庸爲賢乎？吾君亦不務乎？是故不知也。公曰：請問求賢，對曰：觀之以其游，說之以其行，君無以靡曼辯辭定其行，無以毀譽非議定其身。如此則不爲行，以揚聲不掩欲，以榮君故通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爲，富則視其所不取，夫上士難進而易退也，其次易進易退也，其下易進難退也。以此數物者取人，其可乎？

撥皮皆真

三語攝盡士
品

絕似魯論表
公問與莒章

景公問晏子曰：爲君身尊民安，爲臣事治身榮難乎？

君病在託臣
病在求說盡
危廢根因

守則遵軌也

易乎。晏子對曰：易。公曰：何若？對曰：爲君節養其餘，以顧民，則身尊而民安。爲臣忠信而無踰職業，則事治而身榮。公又問：爲君何行則危？爲臣何行則廢？晏子對曰：爲君厚藉斂而託之，爲民進讒諛而託之，用賢遠公正而託之，不順君行此三者則危。爲臣比周以求進，踰職業防下，隱利而求多，從君不陳過而求親，人臣行則此三者則廢。故明君不以邪觀民，守則不虧，立法儀而不犯，苟有所求于民而不以身害之，是故刑政安于下，民心固于上，故察士不比周而進，不

爲苟而求言，無陰陽行，無內外，順則進，否則退，不與上行邪，是以進不失廉，退不失行也。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持不仁，其無義耳也。不然，北面與夫子而義。晏子對曰：嬰，人臣也，公曷爲出若言？公曰：請終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晏子曰：縵密不能麓，直學者誦身無以用人，而又不爲人用者，卑。善人不能戚惡人，不能踈者，危。交游朋友從無以說于人，又不能說人者，窮。事君要利，大者不得，小者不爲者，餒。修道立義，大不能專，小不能附者，滅。此足以觀存亡矣。

六脉可按生
死六字可定
存亡

衣冠言動卽是致君澤民之具。襟帶笑語間可想君子之妙用。

以下數章諸意俱相似。

景公問晏子曰：君子常行曷若？晏子對曰：衣冠不中，不敢以入朝；所言不義，不敢以要君；行已不順，治事不公，不敢以蒞衆；衣冠無不中，故朝無奇辟之服；所言無不義，故下無僞上之報；身行順，治事公，故國無阿黨之義。三者君子之常行者也。

景公問晏子曰：賢君之治國若何？晏子對曰：其政任賢，其行愛民，其取下節，其自養儉。在上不犯，下在治，不傲窮，從邪害民者有罪，進善舉過者有賞，其政刻，上而饒，下赦過而救窮，不因善以加賞，不因怒以加

罰。不從欲以勞民，不修怨而危國，上無驕行，下無諂德，上無私義，下無竊權，上無朽蠹之藏，下無凍餒之民，不事驕行而尚司，其民安樂而尚親。賢君之治國若此。

景公問晏子曰：明王之教民何若？晏子對曰：明其教令而先之以行義，養民不苛而防之以刑辟，所求于下者，不務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守于民財，無虧之以利，立于儀法，不犯之以邪，苟所求于民，不以身害之，故下之勸從其教也。稱事以任民，中聽以禁

以愛爲法雖
嚴亦惠以親
爲義不令亦
從

二語突而險
下能轉向前
一步固善解
然嬰之言曰
人有君而人
殺之吾安得
而死之此亦
自道其實

邪不窮之以勞。不害之以實。苟所禁于民。不以事逆之。故下不敢犯其上。也。古者百里而異習。千里而殊俗。故明王修道。一民同俗。上愛民爲法。下相親爲義。是以天下不相遺。此明王教民之理也。

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若何。晏子敎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悅。曰。君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出。臣奚送焉。若言不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謀而不從。出亡

而送之。是詐僞也。故忠臣也者。能納善于君。不能與君陷于難。

嬰諫太臺之
役出而不言
此善已身行
之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對曰。不掩君過。諫乎前。不華乎外。選賢進能。不私乎內。稱身就位。計能定祿。睹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權居以爲行。不稱位以爲忠。不揜賢以隱長。不刻下以諛上。君在不事。太子國危。不交諸侯。順則進。否則退。不與君行邪也。

起語奇

景公問佞人之事。君如何。晏子對曰。意難。難不至也。

曲寫佞人情
狀深刻痛快
為韓非之祖

明。言。行。之。以。飾。身。僞。言。無。欲。以。說。人。嚴。其。交。以。見。其。
愛。觀。上。之。所。欲。而。微。為。之。偶。求。君。逼。邇。而。陰。為。之。與。
內。重。爵。祿。而。外。輕。之。以。誣。行。下。事。左。右。而。面。示。正。公。
以。為。廉。求。上。采。聽。而。幸。以。求。進。傲。祿。以。求。多。辭。任。以。
求。重。工。乎。取。鄙。乎。予。歡。乎。新。慢。乎。故。恡。乎。財。薄。乎。施。
賄。貧。窮。若。不。識。趨。利。若。不。及。外。交。以。自。揚。背。親。以。自。
厚。積。豐。羨。之。養。而。聲。矜。卹。之。義。非。譽。乎。情。而。言。不。行。
身。涉。時。所。議。而。好。論。賢。不。肖。有。之。已。不。難。非。之。人。無。
之。已。不。難。求。之。人。其。言。彊。梁。而。信。其。進。敏。遜。而。順。此。

佞人之行也。明君之所誅。愚君之所信也。

說不得意處
使人意悶說
得意處使人
意開

景公問晏子曰。聖人之不得意何如。晏子對曰。上作
事。反。天。時。從。政。逆。鬼。神。籍。歛。殫。百。姓。四。時。易。序。神。祇。
並。怨。道。忠。者。不。聽。薦。善。者。不。行。諛。過。者。有。資。救。失。者。
有。罪。故。聖。人。伏。匿。隱。處。不。干。長。上。潔。身。守。道。不。與。世。
陷。乎。邪。是。以。卑。而。不。失。義。瘁。而。不。失。廉。此。聖。人。之。不。
得。意。也。聖。人。之。得。意。何。如。對。曰。世。治。政。平。舉。事。調。乎。
天。藉。歛。和。乎。百。姓。樂。極。其。政。遠。者。懷。其。德。四。時。不。失。
序。風。雨。不。降。虐。天。明。象。而。贊。地。長。育。而。具。物。神。降。福。

而不靡。民服教而不僞。治無怨業。居無廢民。此聖人之得意也。

君民字法與
前好惡字同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惡乎失之。晏子對曰。嬰聞之。以邪蒞國。以暴和民者。危。修道以要利。得求而返邪者。弱。古者文王修德。不以要利滅暴。不以順紂干崇侯之暴。而禮梅伯之醢。是以諸侯明乎其行。百姓通乎其德。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也。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蒞國治民者。其任人何如。晏子

堅語雖更
有態

對曰。地不同生。而任之以一種。責其俱生。不可得。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責徧成。責焉無已。智者有不能給。求焉無饜。天地有不能贍也。故明王之任人。諂諛不邇乎左右。阿黨不治乎本朝。任人之長。不彊其短。任人之工。不彊其拙。此任人之大畧也。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離散其民。而隕失其國者。其常行何如。晏子對曰。國貧而好大。智薄而好專。貴賤無親焉。大臣無禮焉。尚讒諛而賤賢人。樂簡慢而玩百姓。國無常法。民無經紀。好辯以爲忠。流湏而忘國。好

公但問古不知當身卽是指對神悚

句頓而意周

千古不和之病只反此二語

兵而忘民。肅于罪誅。而慢于慶賞。樂人之哀。利人之難。德不足以懷人。政不足以惠民。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防非。亡國之行也。今民間公。令如寇讐。此古離散其民。隕失其國所常行者也。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和。臣親下。奈何。晏子對曰。君得臣而任使之。與言信。必順其令。赦其過。任大無多。責焉。使邇臣無求。嬖焉。無以嗜欲貧其家。無信讒人傷其心。家不外求而足。事君不因人而進。則臣和矣。儉于籍歛。節于貨財。作工不歷時。使民不盡力。百官節

此收法有應有不應或直述或旁言體其變

適。關市省征。山林陂澤。不專其利。領民治民。勿使煩亂。知其貧富。勿使凍餒。則民親矣。公曰善。寡人聞命矣。故令諸子無外親謁辟。梁丘據無使受報。百官節適。關市省征。陂澤不禁。寬報者過。畱獄者請焉。

景公問晏子曰。取人得賢之道何如。晏子對曰。舉之以語。考之以事。能論則尚而親之。近而勿辱。以取人則得賢之道也。是以明君居上。寡其官而多其行。拙于文而工于事。言不中不言。行不法不為也。

景公問晏子曰。臣之報其君何以。晏子對曰。臣雖不

順命衡命此
即晏子自為

傳

語甚有權與

他君擇臣臣

亦擇君平論

者不同

三患顛倒並

發除之莫若

以明

善一字作定

盤針

衡何以精鏡

何以明妍媸

知必務報君以德。士逢有道之君，則順其令。逢無道之君，則爭其不義。故君者擇臣而使之，臣雖賤亦得擇君而事之。

景公問晏子曰：「臨國蒞民，所患何也？」晏子對曰：「所患者三：忠臣不信，一患也；信臣不忠，二患也；君臣異心，三患也。是以明君居上，無忠不信、無信而不忠者，是故君臣同欲，而百姓無怨也。」

景公問于晏子曰：「為政何患？」晏子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進則善無由入矣。」

銖兩何以無
通情更須問
分善惡者

晏子春秋卷三



